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

墓誌銘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

公墓誌銘

蜀自紹興和我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  
天水阜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成和鳳遂為西南劇  
開禧三年叛將以四州事金曰是金人知我險易安  
沂公極力宣理僅免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弛嘉定十  
季冬虜遂大舉剽西和社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  
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虜擄河池抄  
梁鳳奏三泉制置司退守劍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

上卷五十五

蜀之險盡為虜所扼守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  
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以亦稱疾去會金鞅相持累歲  
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准東帥臣鄭損超除四川  
制置使剽虜以疆事一日薨虜乘虛大入損懼捐四  
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休僊人三關自沔還利朝  
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代之先是  
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日當金虜大入東階上津  
西斷梁洋公以餉所督輝間道馳使稱貸于京湖制  
置使趙彥仁方而諭豪民富商傾財募士虜遂遁去  
與郡守游勉之九功訖全孤城短長寧軍未暮歲崔  
正子請於朝移知文州會虜盜邊迫階入軍潰入竟



公擒捕賞之法民夷咸堵詔進一官因任在郡四年  
擢知嘉定府兼權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  
未幾為真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  
路安撫兼提舉秦水馬蓋公自安康却虜以來威名  
著平西南命下僉謂分閩得人公以本生母憂辭不  
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事公素有才略  
有經世志每觀國家故事至胡丞相公力爭和尚原而  
鄭耳仲承秦檜風旨割以遺金輒撫几慨歎又謂無  
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屯郊諸關不可保五州至是  
受任漢中首以修入散諸關告諸制置使然邊未有  
警議格不行三年十一月韓自寶雞趨鳳集如外虛

東華集卷八十二

二

邑公之言始信韓既去鳳公又言韓必再來宜亟命  
馮將以重兵扼馬嶺制新報曰活將豈可跬步去九  
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慨然曰誰為是謀者悒  
矣且士方深憂腹內汗漫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  
西可矣今虜攻京兆陽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  
入必矣馬嶺為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  
以逆徑之虜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逼士方則五州  
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鄉者故公  
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  
攻而力爭馬嶺言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眾數萬  
與戰三日夜矢盡援絕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而

西馳騫于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韃人之  
寇虜也遺嫚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季以  
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  
謀報假途擄汴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  
以道不可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貸金員是三者則本朝  
交隣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候奏報雖然議  
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益將練兵以  
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制節  
懼拂虜意指公為異論四年正月韃人又至則德壽屬  
他官往武休議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嫚書索  
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不罕請入燕回

夏書卷八十二

興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  
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  
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督漢中總辦牛羊酒以犒  
師邊民挽腕切齒公歎曰解以戍之卒以啗方張之  
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瓦並  
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廢地已數  
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  
入骨髓則鋤楊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翫寇  
縱敵使得氣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  
帥滋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束手待盡  
矣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圍六散關

空入韃所驅中原民號投拜戶有願為我用者公謂  
平戎既誤若招納歸附以攜其黨實則變之大機脫  
又不納必反為虜導即言之制師且明事定之後分  
處邊疆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  
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俟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  
失望於是韃人因歸附之衆躡藉五原見三關之外生  
聚一空四月癸未破鳳逐長驅東鄉時大將公武  
休公為言武休險絕且重兵在手虜決不自此入彼  
不右闔石頂原則左投樺子關自陽明日暮善於結  
谷一處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衆無所用之顧乃  
曹不加省五月丙戌胡越六日辛卯虜果以輕師綴

武休而自陽明黃竹趨追與元崇洋義士先已分戍  
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略盡其將呼  
延楫亦分戍石頂原公誓以石寺俄而武休之衆貴  
謀報韃人謀趨米倉山察虜一子正親校張諒等請  
軍事執至此若招江潰挽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  
也公亦慮韃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楫俾鳩屯  
順餘軍以俱癸巳遇韃人于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  
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為動甲午  
韃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且  
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  
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為之流涕

六月庚午余同產兄高南叔某自洋州拔將帥師還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孤黃中自巴山跣護以歸又明年余返自南遷哭之殯肆且俾商祝陳詞曰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閱牆鬪室矣金縉事虜飲欺茹詐而堂堂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毀於篋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地已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八年已承危於一日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誰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

祝辭至此其孤黃中泣之慟踊而言曰是深知先人者祝誦終篇黃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孤即沒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既與而先人言矣黃中曰盍爲我申叙而銘之予竊惟念去季初夏公以書抵靖曰比冬韃人以和款我今春又以酋書期我乎漢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反覆戎帥未爲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之名以沒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心予曷敢不銘公字興祖系出唐汾陽王六世祖晟自安仁徙臨邛曾王考政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贈左通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





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黃中與其子久傳而已幼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燁次迪功郎胡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明者存孫女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塔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薛桂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寅中今為迪功郎監四川總領所大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心喪再該紹定三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黃中將以紹定六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木里之東岡與張宜人同北既謁銘於予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叙而銘曰西南之禍信亦有繇牆藩隙壞寇戎之招

東嘉志卷之八十二

金縢賂遺彊胡之挑伍乘弗整戎器弗救彼捫然者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朝夕公興受敗力支翹翹乃設也險乃絕虜邀誨諄聽貌以我言詠一策不試嗚于猿梟循義盡分公心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椒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

紹定四年秋予蒙恩歸自靖道荊州監沙市鎮胡壽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季十一月甲申墓在澤山之原音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弟子負事先生先生之典校南宮也壽又以諸生被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授予壙記一通則兄森所為也記曰先君諱揚字伯清其州其縣人少有立志從

治皆聞人尚友必勝已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人曰吾鄉自厲仲立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焉結廬澤山聚辭於斯躬帥其子弟罔晝夜作輟慶元五年外名干大司成後十有六年嘉繼之又六年從父弟焱繼之又六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赤四年舉于鄉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君未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俄感末疾詔森等曰外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等苟能精義迥異以不悖厥衷五身無憾時嘉尉處之遂昌筮日將車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年九月其申子年六十有二先君系直惠和孝友任睦書曾氏問有餘一章宣坐右日省以事其親親疾不說帶左右嘗藥致喪以禮忌日必哀遇事肯繁善劈折御有竭作札荒之議則就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豈稱其仁曾祖考諱仁善祖考諱資淵考諱作父妣其氏載不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轟嘉文二適於堯知忠翊郎陳履泰孫七子讀之悚然田自蔡京東大學法歲鍛日鍊惟以鈞章棘句為工仁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懈攻矧能立其大者予嘗具厥官惕然如不容今觀胡生食太學之祿者二十季不桎於時之恫不瘁於身之窮不素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精

東坡志林卷八十一

七

亦庶幾君子之曰終始予未能銘諸旅瑣之憧憧嘉  
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印書用識之庶有以誌其馬  
驥之封歸自清之明奉月建維亥營室方中識此者  
誰史臣了翁是為銘

故通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伏於浮夸生  
斯世也為斯世也姑以諱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  
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  
以大漸則大好為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  
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予子以劔南莫府較士予  
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以漢中

蘇志卷八十二

十

朝唐入閣本末為明其間乃有博瞻宏麗者予異而  
茂之則丹稜史孟傳守道也其季共叔父君承名坤  
柔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予始內交焉又九季大比  
有司以左古史公革策士有謂二史不當隸兩省又  
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  
聖政實訓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  
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  
也又九季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抵牾辯晰不遺有司  
愕且是敢與公羊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  
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為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  
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

習苟以謹衆攬榮者不性淺之待人亦薄乎處已矣  
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  
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奉四十有八詔附劉涓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  
卯葬於墓頤山壽鄉丑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  
還厥子廉壁過予泣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  
惟吾父生而性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  
空願有以寵綬之嗚呼孟傳非子銘誰宜史氏自臨  
印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丹稜人傳至克恭自榮州  
軍事判官攝本縣令禦賊于蟠螯峽以死嘉泰間錫  
廟褒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篤迪功郎父元談

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  
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趾夙成年十四以能文  
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自民及歷代國  
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  
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  
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爲詩曰但  
使躬行肯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  
後學自肆名日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士不  
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爲平生交予召  
爲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荆湖北路刑  
獄使者楊公熹子後守蕙守眉持節潼遂又與之俱

始識後黜劉公光祖雁湖李公璧皆恨相得之晚李  
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  
失一字妻試輒竒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  
謝夫君五季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李氏生一子即  
康慶嘗與賓薦一女嫁同郡劉鐸弟守文愛之篤推  
田廬予之子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  
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齊  
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  
禮畧十卷書畧十卷詩畧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  
十卷國朝名賢率譜十卷廣編彙未竟也孟傳爲人  
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負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季猶

東華錄 八二

一三

一日也所謂傳聞強識而遜篤善行而不忘孟傳非  
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  
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昔顯瘞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匪折伊奇謂云簡賢  
我不敢知胡瓌爾編藤一日拖如馬斯馨旋控其馳  
地初有已茲銘永貽

恭人楊氏墓誌銘

子同奉進士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叻將以紹  
定六年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氏於彭州壩口鎮僊  
居鄉度山之原先事以其姪婿戶部分差利州糧料  
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出家

資中徙昌元曾大父說大父師中父鐸母杜氏吾婦  
十歲喪母克自準繩凡女紅酒漿之事罔不畢誠吾  
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  
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吳夫人無敢慢其職  
以蜀叛鄉民將伺時焚樓吾為之捐私財料丁壯以  
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閭奉母出  
三峽乞荆襄之師借田楊氏之甲撲逆焰而後可以  
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眾  
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為屏息吾抵夔曦以愛將標  
請扼瞿唐俄報曦授首禧懼將走胡以遺我患吾攜  
其肘腋戮禧而拊其眾歌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

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  
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寃者猶坐節所居官  
居數年黠獮漢中盛潭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  
俾貳制悃吾受命若惘惘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  
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財賦皆  
非昔比去歲蕤乘虛闚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癘挈其  
二子轉徙舟楫古渝則疾不可為矣時紹定五年正  
月甲午也年六十有四嗚呼穀不同室殯不裹屨葬  
不臨穴而又不得公之文塚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  
魂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撫然曰中庸以詩樂爾妻祭  
為率性修道之端大學以詩宜其家人為修齊治平

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齊慶爲樂而  
乘轍出車杖杜三詩序情閱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  
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乘戎車駕四牡與征夫隸  
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  
之不淑子何敢固謝按狀恭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  
若干疇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流涕道之不解  
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實祭法度森肅艱險畢嘗教  
二子圭夫珖夫皆克自立婦孫在列閭閻以和圭夫  
季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判官珖夫時監  
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時銷補將仕郎孫  
女二長許嫁晉原錢某銘曰天不靖周蜀禍孔稠英  
人奚郵妻其歸丘

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作之速宗備奠酬賓  
進饋著深方淺游不遺侯屢侯駕後收華途孔脩夫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哀其考  
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繫父兄之教以齒  
于士賓于鄉外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率  
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無堂焉者褰肆以哭吾父  
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人光無以  
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  
辭曰誓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誓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義父事以慰母心雖如何以贈我子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爲丹徒人曾祖仁仲祖騰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鼎臣革之子鼎臣博習士也爲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任于是邦因內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口誦手勦尤覃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旣爲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

父以賓朋詠觴爲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貧貧以爲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娉皆欲無所失之三人殺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夜漏三十刻乃即安以異庭戶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史君伯雄過之喜曰吾家父闕弗耀我強自立懼亡以繼也叔父義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安之與從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負不欲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肆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封油功郎致仕辭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午享年六



十壩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民封孺人生二子  
長之善字子見爲父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巳亥  
也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  
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橫石之  
仔孰知其兄得季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元原嗚  
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  
而不季宜其情之盡而涕之漣是爲銘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始予遊婦成都五昌舅威州府君教子有集庶其家子  
廣心字德充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往哲吾以子  
妻之非若世之繫縶高門也將俾女曹觀善刑德焉

德充服父訓唯恪每學則行有聞于薦紳間雖然予  
猶未之深知也德充凡再丞縣又官弗遂予甚念之  
將爲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季允直自潼川移常  
德子代爲守新故侯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爲射  
洪令子爲我舉之子之婦黨杜某則予不敢遺遂以  
薦書一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予以吾名改畀  
中江丞子爲德充言德充施然曰然則是舉潼川守  
非知有中江丞也况子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廉貪  
而德官之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  
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爲謀我不敢應受至是子  
始知德充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充少鞠於母黨八

歲而歸建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妻李氏吾父姑舅弟也德充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深濡鄉趨近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廬山縣酒務轉為依政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永康軍未上下母真棄除喪如定五季三月己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鳴呼德充而止於是耶初仕廬山輸負課於期奉部使者乏檄攝隆州鹽官湯叔塗滲井收沛然在依政郡使輔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土門堰官各於豐歲輒愛德充賦丈屯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捐奉泉治官

墓誌第八二

一七

全以奉母攝令鹽亭以治稱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憇之留以自助讞議不向其長推鹽法不盡利掌米廩不求贏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號難治輸負課為緡十萬有奇曾楹以築繩橋民不病涉至是仕二十季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用敵不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於之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從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遜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且義郎知來考朝奉大夫知威州益母道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為姑姪知懷安軍嘉禾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充父祖皆無恙三世

指工妾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沒妾人哭之慟繼以毀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年四十有九德充哭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季子歸自靖道成都弟之恠其神離而形瘠為留數日乃別抵里門則德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溫直道直中直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增初為直柔後孫女一直溫兄弟卜六年十月甲申奉德充與安人之喪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嗇其慶而捉其驅幅有所制豈曾然乎

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

墓誌銘

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子長趙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參知政事李李章壁薦士二十以實其節而乃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判封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歲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具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下下之所謂原者皆為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之內抑鬱不得伸以非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目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莠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

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為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負於後而爵賞之原為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為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滄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培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斷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季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贖軍近二十萬緡泊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

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餘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餓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為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為兩暘兩暘結為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為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

秘使彝淪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  
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變化莫此爲切不然何  
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  
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  
說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回對有御輓俯  
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  
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危憂難置率人所  
難言早宜昇謂首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  
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  
有不繫平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  
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燭至泰禧開邊大官啞啞小

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鍊盡矣而嘉定  
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  
嘉定之初則未戾之民尚有夷眉乎公奉使東川予  
與之爲代居數季公卒予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  
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  
子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墓前之石非  
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臯也猷子請不已則  
爲誌其事曰公字子和代張其先自父紀葬武陽至  
唐吳中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  
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  
授祖汝早上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在氏

得贈宜人公生九季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  
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  
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  
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權太常  
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秘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  
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踰年復元官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平公自幼藻厲名行  
不為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  
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為多出語輒驚人  
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  
國家大恥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

宮外咸聞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  
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觸一人進  
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  
責之有司第其文為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  
藉藉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木  
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臺  
考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梓財賦源  
流為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  
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峽  
留意公養士之外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  
獻公四勿箴為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

剗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已如克  
勅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餒狼兩賜少愆詣社  
稷精禱必躬必誠在瀘會賊曠為亂公思所以拒偽  
帥主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  
太常丞祕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已  
所難受者皆為上精言之逮使梓部哀矜審克至論  
決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  
亟請于朝內度僧牒以為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  
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  
劄遣而部運官吏為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  
然里居數季公不復斯世志矣元妃李氏通直郎環

今本志卷八十一

二二五

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  
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孺老持子猷子驥子二  
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  
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楊密之存老孺老驥子  
先天滿覺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  
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  
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為後  
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為鄉清陽  
仵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磊磊平德而度  
也莘莘平忱而裕也滋滋平善之慕也顛顛平守之  
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還也紕信安於所遇

不以易吾素也

雒縣丞章公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往往貫穿淹該引筆書紙或為人稱誦然不必盡協古人槩獲也幸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語輒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子益嘗然自愧慶元五季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餘季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季先生以詞賦舉于鄉嘉定四季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譙仲父仲午賀春卿東寅及子弟文翁偕試于類省試四人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季與予同產兄高南叔稼

不志第人

三三

西叔崇周宗澤嚴崇韓子忠季壬四人偕試又獨遺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季當嘉定九季始見錄于有司明季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簿每謂官無卑皆足以行己為薄正則措民版扼吏姦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雒縣丞則審券劑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槩量劑贏餘所居見稱廉平者講學雖事劇不廢細繹老且儲書雖家貧必畜經史為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黃諷詠弗置尤善茗飲不以酒亂德予自潼川召為郎從得先生書貧堅老壯將歸就而正焉而先生季七十以疾卒於官實寶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墓誌銘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墳墓誌銘

寶慶初予予以言事遷靖遠士江叔文爲永平宰叔文從吾友真希元游最久聞見熏蒸貌肅而氣和孳孳然惟講學是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家帥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綏御夷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恙忽以訃聞予驚悼失聲爲經理其喪輅以歸厥明年其孤燧等以汀州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于行都嗚呼號食吏賤民豐已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乘

墓誌銘

一鄆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諱墳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灝朝散大夫知南康軍祖輿迪功郎藤州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勸義莊關塾延師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絕出流輩游庠序踰厲有聲兩舉于鄉一舉于太學嘉定元年希元以博士校禮部試得其文視知身舉倪尚書思嘉其有憂世志擢第授迪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沒帥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擒其黠者餘黨悉遁任滿關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參軍郡守問以緩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再二奇之命攝

僉書判官事有濫祠號剗平王丞祝馮附至用人于  
朝叔文請焚祠毀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  
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執憲明  
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競舉之改  
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 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  
衣銀魚縣故徭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  
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徭無所赴訴而籍丙之  
詞以聲甲之罪其事曰準擊口弔切旁擊曰擊其牘曰木契  
甲雖不得免丙則免矣叔文疆以王法因告部刺史  
憲其禁永平當滿予惜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  
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

東坡志林 卷八十一

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序論之大略  
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  
科進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若  
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與其禮義之俗於元  
真能由以父子之性是變戎而華也今之吏細者爲  
蠹爲蝨以嚙人之膚大者爲豺爲狗爲齧金齒以血人之  
顛以捫其家以封其孽於是民始 然喪其樂生之  
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馳民而狄也以中國之  
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怪  
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旣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  
爲吏者公嘗條五事以聞 上極陳邊障空乏不宜

視內郡料調而於支移之虛名論建尤悉大抵如軍  
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紬忠州博  
馬鹽給賞茶茶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期會惟大  
寧監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  
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  
餘所陳皆居郡日孰察民隱可爲永利者蜀帥上其  
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報可疾不可爲矣實紹  
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  
宜人子男六人燧寶慶二年進士爲從事郎汀州軍  
事判官缺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鎔紹定五年進士銖  
貢于鄉銖錡未仕女二人諸孤卜以端平二年十有

墓誌銘 八十三

三

一 月甲子奉喪窆于建陽縣西臺山之原嗚呼以身  
發財以財殺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貪競成俗驅  
龍蛇以賊吾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境行  
乎殊隣蓋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  
心昭昭吾知江氏之世有人也是爲銘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 有開 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惠愛心實  
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甍曾未期年已見  
成效蓋學負虛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又十有餘  
年君再轉而丞吾州予返自南遷君厚臨焉望之父  
兄弟第又能道其調護火井夷情予益知子先之行

浮於詞也言于制置使李季允皇辟知巴州予守瀘而君寓是邦又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爽伉矔目炯炯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強兄弟卜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予承認入覲道瀘而南強南金乞銘謝未皇也行李追至京請益恪予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袞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祿大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于蜀曾祖拱忠翊郎祖揚修武郎徙名數于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而就傅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賓身舉慶元

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究心職業刑獄使者王動廉知之會盜囚斃于圜者多檄若換理曹臨鞠得實使者又舉之調榮德縣令名室廉勤朝夕服念公井鹽為吏哀減行旅不通則抑配齊民君檢捉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潼川府錄事參軍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凡被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賞相誣君白府請俟訊爰得實乃辟民用弗究復調渠江縣令安沂公丙宣撫全蜀有整婦挾公書以求直而婦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以為忤也 改宣教郎知涪城縣事勸分以救饑編竹以獲水民用奠居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鹽糴米以

之而弗給鹽更以免錢役之半米既入而役錢之歛如故君受臺檄覆視請併以夏秋役錢對給且減蠲經十之三著爲定式再通判邛州會雅邊有壘節閘遣君閱關隘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械縣儲廩糗尉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衆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慙不才與吏爲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爲號健決有能徃徃教很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飭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沒是可悲也娶楊氏勾龍氏先氏皆贈宜人

墓誌銘 八十三

五

子男三人南強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君致仕恩補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曰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度恂恂兮訥訥兮如不能言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常子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導江黃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辱先生之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紹定元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醴子而遣叔舅敘州史君賓途以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季二十有七有娠尋感疾以歿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烏乎痛哉大人哭之慟曰爾之柔順端靜不妄三吳自爲我

家婦七季之間以爾庶姑與爾母之喪綵衣佐餽曾  
不再歲爾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為我及越  
五日壬申先生亦以薨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歲又  
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誣  
畫白方以郡紱起家夫子有聲士林亦將簿正成都  
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遇此不淑其何  
以為懷也之純痛惟婦喬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  
喬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喬乃有如祝辭者今命  
日子著龜將以端平二年一月甲子葬于 鄉

里 山伯舅喬賜之銘管柳氏之小姪尚託柳

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為婦之年又不為小不

墓誌銘 八十三

六

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為之銘  
曰喪父景翁喪母李氏叙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  
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召空之不爾視爾舅伯喬爾夫不  
已求我銘窆于尚忍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隧

知巴州郭君 叔誼 墓誌銘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莫府與郭君幼才為僚暨守眉  
幼才為青神宰戢鼓弭訟崇學厲俗有治理聲予嘗  
以陞陟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  
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可予為言君之才  
開明彊濟往往精練少年所不及况西山為西南劇  
惟下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聖聞



後九年子論事南潯君固無恙也又二年歸自瀘其  
孤允文墨經過于眎以郭方叔黃中之狀為艷然以  
駭其略曰公諱叔誼幼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  
王後有諱及者為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甫為御史  
中丞葬縣之靈谿鄉墓至今存曾王考簡修妣宇文  
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  
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友文學聞  
于鄉娶于文氏生四子君為仲庶母史宜人出也大  
夫無子取君為後氣稟靈重七歲強記過人十二能  
屬文幼失庶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  
即世公焚然自立與羣從刻若自勵有聲在庠亭間

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興三年  
再舉中類省試宇文夫人卒服心喪應元元年始賜  
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  
事蓋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祿處之晏如始仕如  
素官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猝至閣歲出內幾何同列  
噤不敢對公引牘數陳指畫口喻會稽立就使者竒  
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鑿過舊引對抄吏雖知  
有缺薄銷蝕之弊畏上官屏氣不吐公曰不言為愧  
言為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浪文白之餉所令下果  
詰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鄉嫌去兩易漢州綿竹  
主簿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

政事李公慶為守檄攝理移事有盤錯輒引與謀議  
讞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  
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推酷以遠利攷覆薄  
書分泄銷注以杜重催務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  
訪立為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攝  
郡事節費助邊為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  
機宜文字修城埤積倉斛復養濟院皆與有勞會邑  
有劇盜大為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以賊屏息瀘卒  
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已境用寧慮人以其美二百  
石獻于州公即以實幣平之虛數絕饋獻希宴遊不  
飾厨傳考試類省崇雅黜浮四年不伐有懷歸意會

五五 八二二

得任中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  
尚羊林卜者八年以壽終壽員紹定六年六月 也  
年七十有九自號肖舟老人築室藏萬卷書皆手所  
校雜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藁卷下卷理學語  
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  
評三卷藏于家元妃費氏贈宜人先三十一年卒繼  
室費氏封宜人亦先二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  
將仕郎允文允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版氏女二人  
長適貢士費伯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  
稅贊伯英內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于  
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拊君氣雖勁而心則厚

事親忘喪鄉黨有聞推曰德以異同庶弟所至與俱  
易聘可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若同雖壓以達官貴人  
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爲勢屈人或以執物目之不  
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  
間雖曰厚薄殊稟剛柔異劑然陽勝者多勁直陰柔者  
多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  
雖深立據之可否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  
銘曰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  
其止若休靈谿之幽我銘孔昭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予自幼與內外羣從兄弟皆從仕德稱先生游藝雅

美命 八三三

而興且二商而罷能夜燠率漏下二十刻受館十餘年  
猶一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折圭行節者相  
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  
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玷選中  
將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請銘余方拍空而前志慮  
紛棼引筆端閣則文念末俗涼菲師道浸微於德稱  
先生之葬能不慨然迺次其行而銘之公之希仲系  
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諒父師望皆潛  
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  
也未卅卓筮不凡母疾方革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  
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

有人所難能貧力學窮言夜晝寒不間早有聲在  
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式乎生平在穰釋老之  
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  
可也愛其寡其受產則辭腴取瘠其約已則調貧祈  
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亡是豈無見而能爾  
者所爲文早歲富贍晚造清道試有司弗合浮湛閭  
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  
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醫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  
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  
樂射御書數朝省宴會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

東坡集卷八十三

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止善之本其也自科舉  
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况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  
佔畢訓故名物度數爲不足學龍澤遠陋架虛鑿空  
苟能纂爲詞章以欺凡有司給取聲利以駭庸夫孺  
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  
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  
氏以 慈明處壽因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適張某高其由子十二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子子  
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卒於縣之正本里允  
山之原銘曰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  
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請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程叔運先生墓誌銘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子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明年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過子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木使訪洪公咨癯孑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公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拜敷對之文也內而乘輿宮壺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官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殷鑒金牙頰間舜俞為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為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子為書之且賦詩以遺之子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

文獻八十三

上

調巴州教授子方期之以遠則匿死子禹解公實紹定六年七月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二年三月 葬于雲歸山岩居之北泣而前曰吾父易箦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其哀於而賜之子不忍辭也叔運諱暉程氏系出武昌世家丹稜曾早考諸王考次以孝友聞今以名堂考士龍鄉貢進士子嘗銘其墓妣褒忠定氏叔運蚤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為孀母養破窻敗壁紬繹編摩疊疊亡倦以是聲名籍甚繼丁母史憂自喪不葬禮而度有姑歸一江之

隋氏貧不能求亦不立一舉由來其後客游滌洋始  
得諸公貴人資之稍稍即故舊增築歌哭有所歲時  
伏臘亦僅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  
寺誘勸悍俗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  
犒師于青崖華陽隆冬犯塞攀木緣磴遍歷山寨盡  
革虛名占籍之弊公禮部尚書李公墓為四川制置  
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為有氣力者  
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於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  
及設施以死方城運未仕時遍觀歷覽多所知識雖  
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子三事謂景獻  
之喪二年無主也者謂鞏州之逆易於不審謂靖康

卷八十三

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于唐奇之洋州太守  
程侯伯雄參謀制閩叔運論閩表五郡兵將之弊并疏  
漕運便宜計閩防利害程甚稱之今四川制置相敏  
若帥興元上發憂卒議曰議十八族議結邊事議守  
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擢金州軍  
議權夏熟議親諒友皆當時急務也類省程試之文  
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高必舉  
子之科曰者嗜周程子及朱子諸書尤詳於歷代  
通鑑本朝國史為文不求合程度不啻塵爛語嘗舉  
韓秦故相之謫聲耳之樂歌以功時政為趙公所稱館  
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

編若干卷藏于家爲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  
善攘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由數頃舉其租爲  
義濟以惠貧弱爲姑捐俸營田宅爲湯藥之助爲叔  
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屋爲鄉子弟之貧者招東脩  
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  
者過更而弗授印救運平日負氣不肯爲人低屈竟  
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于嘗友復浩氣一章太率集  
義以爲三不禁則餒持志以爲帥不持則暴以救運  
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  
以爲聖門之高第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頗久  
時中彊矯磨礪晚果有功方以塊進學之候孰知其  
遂止於斯也娶蕭江譙氏生二子此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控其逢十步  
九躡鬱鬱泉原含憤靈臺志爾藏既固尚轉于爾後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余蚤識家侯季文甫吉子也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為人侯筮在年已四十五練洽於物情者孰重以世載清約眎萬事退然如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亂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曦檄及為侯記積善堂以為盡所當事而無計功斬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蒙恩歸自靖則侯已卒厥子寅翁以葬告累其行請銘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

古墓志卷之八十四

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史方世濟休聞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姦臣杞出刺戎州自我居眉族乃大方五傳曰季遵為導江令恥仕孟氏隱岷山之麓寶慶初錫號冲潔三傳為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生太中大夫定國歷懷安渠嘉三郡守是為侯之高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哲宗朝為尚書吏部郎中六持使節贈銀青光祿大夫祖彥知資稟二州紹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季文甫其字也為人篤謹端靜自侯之高曾祖禰宰郡持節而家無厚藏淳熙年貢于潼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



石泉縣簿雅州司理參軍知湔川府郫縣通判叙州知富順監丁內艱起知資彭普三州自始為吏已能為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庠使學者稽焉為理官捐廩給以葺園植庭楠以蔭繫囚茶馬使故入洪雅簿趙璧贓幾萬緡侯直其枉使者加盛氣諾病不能屈也柴將誣兩平人為蕃人盜邊者必寘之死侯矚其非請于郡負之弗聽守既知其寃益重侯侯終以鞅鞅郫縣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虛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毋積負三萬緡侯疏滯已責未幾縣以治則又闢齋居以燕賓友覽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世簡陋莽鹵之政叙

末  
卷之六十一

州譯將言夷人將以某日絕馬湖意叵測及期而至人情恟動侯曰此譯所為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江來乞汝首以殉譯特命不違而夷駝左渠廣劇賊羅從義為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沉黎以責後用侯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為改之侯之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叛侯憤惋至亡夔寢每問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作守城臣當死為母憂奈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憂侯乃夜自為書告本道使者吏竊橐去侯不問馳使四出出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布其言于四州已而叛勢鳴張皆沮且怖侯不為變

曦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喪去官除喪官撫使安公上  
富順抗爲事請知開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  
州宣諭使吳德夫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實內郡安  
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採目前而有二慮凶年糧不  
足則聚而逋掠者難制歲久長子孫則浮而驕脆者  
難用安公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遺資西門曰珠江  
侵齧城下侯捐錢千萬築五堤而北之又捐三百萬  
置鹵井歲收羨爲修隄費劉文節公實記之又捐二  
千萬有奇代民驅葦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胡月  
月半屬學士試藝優獎風厲歲大皆得人爲多置內  
江井增隸于學以養士資人謂侯三世守此土築世

德堂爲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世亦以識懷允之  
誠云耳守彭會慮具批大安叛卒踐並豈赤白囊皇  
火急而三邑期會弗應助邊犒師之費凡五百有奇  
皆取諸節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豪民匿稅版民  
未就逮馮氣力越訴于監司以岳郡縣侯辯折其姦  
使者不說捃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後守普承  
兵火盜剝殘之餘折器訟簡冗費代民輸者又視資  
爲贏學故有沒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爲盜謀並緣  
宣撫司檄反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爲盜地侯具本末  
白宣撫使復歸于學侯自普歸即謝事里居聽聰視  
明神王志彊婚友往來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

復遷曰吾仕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盈矣十九年三遇異霈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遷嘗請諸朝以繼其先人弗許事務淑人極其孝敬侯雅不以吏能名而治劇邑宰厥郡未嘗如少人皇皇求利於權酷米粟之征率能與仆補滯去之日必裕於始至又能推有餘以爲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爲主溫散甘糲大行不加族燕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燬於火說轉于儗居朝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廬歲視租之入盛暑祁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號良吏居鄉稱善人是宜壽考康寧應受遐福或謂侯嘗昧且見天上宮闕隱

東華集卷八十一

四

隱有朱書壽圍二字爲侯上壽之證是誕漫之說不於其本焉求之書曰天壽正格彼動於惟神者安知此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里第年八十有七元妃丹稜史氏故夔州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壽朋之子繼室我君楊氏贈封安人二男子羔先卒寅翁前修職郎綿州錄事參軍二女子長適從政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郎邛州大邑縣丞虞珪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縣李溫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雙榮雙頂女孫三彝以六年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祔于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內諸儒先每見昔

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為可繼可傳今之君子小有才智則勢相馮利相鹽得之不翅抄忽歛喪固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豪族不疑於行此余於侯之葬深嘉屢嘆之而系之銘曰成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俊明載祀綿歷下逮春秋曰德匪才字敬則裕汰復則赦人之一心與天地貫盛窮壽短非可智筭家侯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備彼巧捷者則殆且棘謂予不信於侯是式

學憲焦君巽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為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為之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莫府遂良之考君誠父

皇朝志

二

袖文過我端厚實實予一見異之除館以待君以察舉恩為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家子曰華言行克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貴蜀公士寅以下招其來授學究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戶參軍未拜書卒于逆旅日華與其弟遂良舟其喪以歸今三十餘年雖日華行營宅兆奪於巫史奇表之說不克葬而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鄉之坤山得日子明年月甲子嗚呼古之葬者日月有時立封有度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親附棺之物神明致生致死之分孜孜焉是之究圖耳爰自青囊之說行去有沒齒而不能捨其親者來

門之供盛民有蕩產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始識  
予與予之聞君之名予時冠昏未久也今既踰中身  
冉冉老矣而君之殯建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  
又不得予銘則齋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  
予不敢辭君諱與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  
大父晟大父松父昌考官從政郎取蘭氏生二男子  
君其仲也蚤明晤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于禮  
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說經子有詩總有易原有  
曾子解宣城孟誠之論久仕于蜀得君子劉文節公  
宰藩持節必招之與居主賓款釋兌可以進賢揚善  
伸達幽枉者未嘗隱情惜已也當厚惠渾有志當世

東坡志林卷八十四

六

伯氏卒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為治喪恤孤  
以承考志里有於寡孀轄院死喪之事率盡分為之吉  
月會同宗同族旌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縣庠狀隘不  
可居合鄉人新之其所為皆足以善俗元妃董氏繼  
室以揚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  
于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  
銘曰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屬歲校鄉登其書鄉治  
既廢科目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散間亦  
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衆賓之席亦於君避天道  
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夢矣匪終夢夢爾子  
孫是似

監成都府錢引務節君應午墓誌

予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爲中江縣尉恂恂守道言吶  
吶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尚疑其重達也又明年春  
三月某以君命力上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  
民失火屋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火所愀隨宜翦  
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頓行拔藩徹室不移  
瞬而火熄敬明予拊而勞之曰尉不當如是邪尉斂  
板百寮底誠卑且賤矣然近民莫尉若也讖盜胥尸  
追亡擗伏始一不謹禍且蔓延亦猶救焚不務遏截  
炎炎孰禦予於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  
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應君懋之茶馬使者

全宋詩卷一百一十五

鄒君孟卿聞之競薦其才乃以功令開陞從事郎十  
七年調華陽丞予既召入爲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  
者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得罪屏  
之南州聲跡愈絕予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  
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  
年十一月甲子亥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予不由左  
右之容維子之故歷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今不得  
子銘無以追不仁不明之責予瞿然問故則寶慶元  
年七月十三日頌于風淫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  
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爲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  
進士第調中江尉澆卒薄近竟人情洶洶明父程督

守禦小人恃勇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閩飯飢藥疾至指  
俸以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閩中簿正為字  
其孤恤其家府尹李公臺風力峻厲明父詣府白事  
為康色顧之屬之城築屬之權屬郡有疑獄累歲不  
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辯囚賴以活自是  
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  
賦以應期會臺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三然卒以  
道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  
命則植縣網摘吏茲為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逋租者  
不決旬而令行財裕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令工  
部侍郎黃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為西南劇書理邑事

夜覈訟牒剽撥中理吏畏民安黃公才之學校之板  
比河渠之葺築將士之廩給征商之檢捉悉以付之  
或譙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莫非學也耶今夕虛又  
俾攝事縣以大治既復而又攝去之日郟人繪而祠  
之華陽考滿黃公措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圯  
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為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  
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墮之別皆籍而記之黃  
公勞之為請于朝自官吏至役徒悉增其廩給職業  
用勸國無乏用實時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  
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為  
輩句習佔畢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

世居新都之禰牟其家世之濛陽自王父始鄧氏系  
出東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右為多公成都雙  
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况  
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奉辭通判  
潼川府未甚卒于官其姦姓王氏生三子明父其季  
也生有令姿方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割股和  
藥親疾少差既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  
得其權心事庶母宋夫人惟謹既壯兄弟相依兄嫂  
必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為  
之服或以無服斬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起乎鄧之  
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贖其喪

世絕者命之後

九

世絕者命之後女葬者葬其婢親黨有札喪之事必  
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為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  
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婦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  
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古之  
所謂學以明德而美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  
民散則嗟卑而居下惡習熾而欲贏以予觀於明父事  
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

中奉大夫知印州李公駿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道漢嘉李君伯言合其昆弟之子與  
戚姻黨里實酒送迎君在羣從歸然獨存於是生七  
十五年矣風采粹精賡論議媿媿心竊異之別僅旬時



其孤當稱當煒以狀告安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  
聲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  
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熙寧  
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  
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  
徙嘉生二子曰昌謨官至朝奉郎知洋州贈通奉大  
夫次昌圖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王氏贈淑人生四  
子君在第三諱駿莊重好修自同儒素凡再舉禮部  
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  
門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始女曹勉之初調  
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差役曲當民情前諫議

大夫傳公伯成爲祥刑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

巴縣令峽俗詭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惑  
衆賞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游忠公仲鴻  
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傳爰訊鞠之不幸率以  
屬公見稱明辯尋改宣教郎知濠陽縣州以積有逮  
吏無虛日君白守定會期公私皆便朔口水灌輸民  
田歲以首春爲坊縣之工材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  
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關決敏明吏重足立無敢慢在  
漢嘗掘石泉在遂嘗掘岩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  
大修學官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振凶權略知普州如  
治二郡屬有疆事軍潰入竟所過殘掠君遣官諭告

毋害我民貧爾糧否則以三尺從事軍為歛戢差知  
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厲以詩書發身祿四千石  
秩元士澤一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築室曰  
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仕於外者歸省  
屬以持守門戶更衣就簪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  
丑也當楫以郊恩補官任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高  
焯以 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  
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以孫儒林郎永康導  
江縣令高斯謀斯謀子之同產兄子也遣賀嘉定十  
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奕果再遇  
郊恩補官以慈明宮慶壽恩循從事郎女二人外孫  
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  
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村公風姿頎然臨  
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耳濡目染食不兼味衣必  
澣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藜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  
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徙監政官奢麗  
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孝殫  
媽載五百自華徙監奢侈君衣訓自程式耄耄彌邵窮  
不感豈其窮四千石官元七年八表詔來世食豈積

漢州通判楊君今主墓誌銘

楊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為遂寧人大父泰惠公輔兄  
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楊其後泰惠

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切劘獻納婉  
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冑伏辜凡前日與侂冑  
論者以次召用恭惠除兵部尚書道拜江東路安撫  
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是恭惠家嗣有翔早世  
以君為後萬甲護喪西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  
仕恩補承務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  
縣丞僉書昌州判官聽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  
嘗為學記韓氏之黨以為偽學誣善類摘記中語為罪  
劉遷房陵縣宰承迎卹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  
至命封植之鬱攸煽灾民多露處君計戶口而賜給  
其貧民用奠居臺府廉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恭惠

遺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令通判漢州西邊有警  
總領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乏糧下州發粟石五千  
餉軍君慮以輦運病民力爭之使者不能奪僅輸千  
石至彰明卒免科調之擾衆服其守職不屈未幾忽  
得疾不起實紹定六年二月乙未也年四十有二積  
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散郎累贈特進大  
父恭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父贈宣教郎子生也後  
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以後守誼盡分唾棄權門訖  
於權臣之誅首被收召則與二公出處蓋有甚相似  
者故知君涖事行已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  
餘烈必欲興起而懋明之其心事皦皦與世俗不同

惜也死不待年而未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  
威州益之女與了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普蔡杜氏  
故兵部侍郎孝嚴之女子合祖早夭本生母鄧氏太  
安人命襲祖為後授以茶惠餘澤漬腹子曰昌祖九  
月丁未生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餘尚幼襲祖  
卜今年十二月甲申苑君子長江縣馬觀鄉坤山之  
原君之弟通判簡州事今式與襲祖以狀來請銘誼  
不得辭銘曰昭昭匪天厚其質而天其年豐其行而  
齊其傳雖然李當戶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  
玄死者有知其無恨於重泉

知威州祿君堅復墓誌銘

卷之八十四

十三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予時召對玉堂失權貴人意  
潼川祿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叔書來謁既亦  
以正論居末等子與之定交焉子既補外念薦賢所  
以報國厭於權力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詭自守郡以  
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為  
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問之  
不至者四人舉之於子固之弊曰盡心職分不求人  
知人謂是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  
其後俾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延之益得  
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為實錄也祿本子姓以王父  
字為氏唐季曰宗憲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邽至本朝

曰儒譽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  
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居一生二  
子長曰東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任治劇淳熙初知  
叙州南蠻抄竟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秘閣成都府  
路提點刑獄次曰樞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索贈朝請  
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  
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為太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  
舅氏傳堂執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  
鄉曲之譽君行名軫潼之秀彥也金堂仲明舉以禮  
幣致子固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  
溪食簿祿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

舉考及格關陞為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闡于蜀辟黔  
州錄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  
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改尚書  
左銓注知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  
會宥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為人所先復堂  
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  
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  
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川傳法僧舍去家僅兩  
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  
氏男各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  
父於祕閣為諸孫季白呂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

為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閩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  
馬 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  
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北  
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忘每思二親輒欲絕旨去甘  
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淨寡欲訟獄必躬聽  
之麗于罰者重輕年允後不為之末減人言子固所  
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子文劉德修  
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  
相與已足為重而於子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  
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  
固為叙其槩而銘之曰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  
也而氣數之感遇廢興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  
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  
有政而挽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三郡惟後人  
之紹聞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為漸  
盡也

蘇伯起 振文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移書諗予曰子  
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  
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  
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  
書靡不搜羅後給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

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子衡命入  
竟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為  
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辯詎經訂  
史接據塗起坐人為屈子嘗譖之曰晏子所謂儒者  
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為下君其近  
諸則捧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  
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  
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為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  
類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牧遠  
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遷請後溫  
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枚萃探深抉異

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  
發問為人言或口呿目瞠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  
切則率多領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歛華  
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真履實則庶不為  
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來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  
血氣之不可強別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九月戊  
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  
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  
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  
懋之女繼室以錢氏三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  
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

堅石兄弟葬君子龍門里先事紳衿銘曰尚死者  
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為  
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  
曾謂科目果可以選眾也龍門之峯淒其長終孰銘  
丘封太史了翁

重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五樓大史了翁

曾謂科目果可以選眾也龍門之峯淒其長終孰銘  
丘封太史了翁





